

特羅邑戰爭

凌風

西方古典文學的三大傑作，主題都出於特羅邑戰爭(Trojan War)。荷馬(Homer,c.9th cen.B.C.)史詩的伊里涯得(Iliad)及奧德塞(Odyssey)；和維吉爾(Virgil, Publiu Vergilius Maro,70-19 B.C.)的史詩哀乃以得(*The Aeneid*)，同本一源。

且從伊里涯得的故事說起：

特羅邑(Troy,希臘文Troia,拉丁為Ilioa,Ilium)，新約記載保羅行程中的特羅亞(Troas)，即在其故址附近。

據傳，古時特羅邑有一位富強的國王普銳牧(Priam)，生了五十個兒子，十二個女兒。其中巴黎英武而風流倜儻。有三位奧林匹亞女神競爭誰最美，為了表示公平，主神宙斯就指定巴黎為選美裁判。三名候選者雅芙洛蒂，即羅馬稱維納斯(Aphrodite,Venus)，海蘿，即宙娜(Hera,Juno)，和雅典娜(Athena)，為爭金蘋果獎，像地上的選舉一樣，都不擇手段，意圖賄賂裁判。巴黎接受了維納斯的賄賂，許給他舉世最美的女子。結果，他判定維納斯勝出。

世上最美的女子海倫(Helen)，斯巴達王孟尼勞(Menelaus)的王后。奧林匹亞的神仙家族，可不講甚麼道德，維納斯幫巴黎誘拐有夫之婦，海倫離開紅髮的丈夫，跟巴黎去了特羅邑。

希臘人講榮譽，不僅看為私人品德，或愛情自由，而以為是國恥。於是各城邦聯合起兵，推舉孟尼勞的大哥亞戈曼儂(Agamemnon)為盟主，征伐特羅邑。

照當時一般慣例，特羅邑應該交還海倫；但他們縱容巴黎，不肯那樣作。另一辦法，是孟尼勞向巴黎挑戰，本可殺死情敵，息戰罷兵；但雅芙洛蒂暗助巴黎，使他逃脫，而致戰爭曠日持久。希臘聯邦中，最勇的名將是亞奇力(Achilles)，舉世無匹；最有智慧的是奧德修(Odysseus)。不過，亞奇力恃傲與主帥失和，賭氣不肯出戰；使普銳牧王的長子海克特(Hector)得逞雄於戰場。特羅邑嬰城固守，希臘圍城，戰爭持續十年。後來，亞奇力的好友被海克特殺死；奧德修說服亞奇力出戰，殺死海克特。但亞奇力被巴黎箭射中腳跟要害陣亡；城堅仍不能下。最後，希臘人造了一個巨大的木馬，其中藏有幾名勇士；並佯作退兵，讓木馬被特羅邑人擄去，以為是戰利品。乘夜勇士潛出，開了城門，希臘軍復回，獲勝毀城。

後來的文學作品，有不少以特羅邑故事為張本。莎士比亞的特羅邑悲劇(*The Tragedy of Troilus and Cressida*)，為其中最著名者。劇中奧德修論規律法制的話，說到天體運行，人間政治，都不能混亂失序，否則就有災難。這番智言慧語，為人所傳誦。(I,iii,75-137)

戰爭勝利，希臘各城邦分別班師回航。其中以得凱(Ithaca)王，以智慧有名的奧德修，回國途中，漂流失向，遇到許多艱險，都憑機智克服。後遭遇暴風，船破，孤身回國。

荷馬的史詩奧德塞中，有三棵橄欖樹，我認為是古典的喜劇表徵。

其一，是在書中主角希臘英雄奧德修，於戰勝特洛邑之後，經長期海上飄流，歷盡艱險，抵達斯期瑞岸邊，在一棵橄欖樹下(卷五)，這標識著他的得救；其二，是在奧德修返回故國以他凱登岸，睡在一棵橄欖樹下，標識著他的得國(卷八)；其三，是他和他貞潔有守的妻子品耐洛佩(Penelope)的秘密：因為他們的眠床，是建在一棵大橄欖樹幹上，這秘密只有他們二人知道，別人無從得知，標識著婚姻之愛(卷十三)。

奧德修離國近二十年。他的兒子已經長成英雄少年，離家去尋訪父親的下落。有一批存心叛逆的人，向奧德修的王后求婚。貞節的品耐洛佩虛與委蛇。奧德修化裝歸國，只有一名為他看守牲畜的牧人認出他，後來通知他的兒子。奧德修懲治叛逆，恢復國權。

伊里涯得是悲劇性的史詩；奧德塞的結局，得救，得國，婚姻，則全是喜劇性的主題。

維吉爾史詩哀乃以得中，主角哀尼雅(Aeneas)，是特羅邑主將海克特的堂兄弟，是城中第二號名將。他眼看城破，在焚燒的煙中，率一家逃難。不幸，妻子失落。哀尼雅航海到(Crete)西西里(Sicily)，迦太基(Carthage)，寡居的女王娣朵(Dido)，熱戀哀尼雅；但哀尼雅身負建國使命，不能淹留，卒然離去，娣朵遂自殺。哀尼雅從梯波(Tiber)河口，到了意大利，建立羅馬。

維吉爾要為羅馬建立光榮的歷史，把羅馬的帝王編成英雄後裔，約在公元前25年，開始他的傑作。他把不同來源的傳說，集合在一起，為凱撒奧古士督(Augustus Caesar)找一個祖先。奧古士督欣然同意。詩人就努力以赴。

凱撒奧古士督，是文武兼資的君王；那時的領袖們不少是文盲，他自己卻能寫作。因愛文學，迫不及待，寫信給詩人，要先看部分的未完成稿。維吉爾推辭，權傾天下的君王，也不能迫雞生蛋，只好等待。

維吉爾的哀乃以得，於公元前19年完成；不過，詩人還不滿意，計畫去特羅邑和希臘實地考察，作最後修改，以求完美。不幸，他隨侍凱撒征伐海外，染病逝世。我們今天所有的，只是初稿，否則會更美。

受到荷馬和維吉爾的啟發，第九世紀以後，英國人和法國人，也想要沾光，聲稱是特羅邑人的後裔。英國人造出的野史，說他們的先祖布盧士(Brutus)，是來自特羅邑的後代；稱倫敦為“新特羅邑”(Troia Nova, New Troy)。法國也不甘落後，說他們與特羅邑遺民有關，不讓意大利人專美於前。不過，他們都沒有維吉爾一樣的詩人，所以不足以名世。但法國作曲家柏理奧滋(Louis Hector Berlioz)名中的Louis，是他父親的名字；Hector則是特羅邑的英雄；柏理奧滋的歌劇特羅邑(*Les Troyens*)，取材哀尼雅和娣朵的愛情悲劇，更膾炙人口，有助於法國人的歸宗熱。

十九世紀初，特羅邑的故址，經過考古家發掘確定，在今土耳其的境內。近年來，奧德修斯的故國以得凱，也經確認。不過，土耳其人，並不能確定就是古特羅邑人。因為那時並沒有土耳其，連巴比倫與波斯也都沒有成國。土耳其承受了曾為特羅邑人佔據的那塊土地，人卻是不同了，卻莫名其妙的繼承了與希臘的鬥爭，至今不息。

土耳其申請加入歐聯。就地理來說，土耳其該合格，因為處於歐亞交界上。不過，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，是會員國互相接受護照，免於簽證，包括希臘在內。土耳其不肯立即同意；因為土耳其佔了原屬希臘塞浦路斯島的一半，不容易解決。塞浦路斯(聖經稱“居比路”)，是使徒保羅傳福音的戰略要地，至今仍屬希臘東正教。

有一次，在船上，與一名土耳其船員談話。說起食物，我說：“希臘食物不錯。”他立即覺得有義務糾正我，回答說：“沒有希臘食物，只有土耳其食物。”我對廚藝歷史缺乏研究，也不願與他辯論，沒有接下去。其實，希臘食物中，有與土耳其相似是事實，並不能證明甚麼孰優孰劣；地中海周圍區域不大，交通頻繁，打過不止一次仗。原該能和平相處的，由於後來回教的興起，加上宗教信仰，成為地緣政治的另一互相排斥的因素，雖不再為爭奪海倫而戰，卻也不能融洽，未免是憾事。

瞻望人類前途，戰爭看不到盡頭；因為問題的中心，是人心中的問題：罪惡盈溢，造成戰亂侵尋。只有和平的君王耶穌再臨，建立永久的公義政權，才是唯一的盼望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